



幸福的路

于里 培林

幸福的路

于里 培林

工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據勞動模範郝建秀的口述材料整理出來的。郝建秀是一九四九年青島解放後才進工廠做工的。她第一次正式值車，因為沒有經驗，放大了花。但是她能從錯誤中總結教訓，進而積極鑽研業務，虛心學習，勤懇工作，大膽革新，終於創造了全國棉紡織廠少出白花的新紀錄，並創造了一套科學的細紗工作法，提高了工作效率，減低了勞動強度。郝建秀熱愛勞動，對任何瑣碎細小的工作，都腳踏實地的去做。她事事從集體利益出發，誠懇地幫助別人，有了成績毫不驕傲，遇到諷刺和打擊，不灰心、喪氣，隨時注意向別人學習，因而她的工作法不斷提高。黨和人民政府，對郝建秀的創造性勞動，給予了很大的鼓舞和獎勵，遠在一九五一年，她就當選為全國紡織工業勞動模範。郝建秀所走的道路，正是我們國家每個勞動者所走的路，這是一條越走越寬廣、越走越明亮的幸福道路。

幸 福 的 路

于 里 培 林

張文新封面繪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（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）

工人日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5396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46,000字 印張： $\frac{29}{16}$ 印數：1—22,000冊

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2,700元

目 錄

進廠.....	一
學徒.....	九
第一次正式值車.....	一四
調動.....	一七
巡迴規律.....	二七
人管機器.....	三三
要勇敢些呀！.....	四〇
「三勤三快」.....	五〇
重新總結.....	五五
經驗推廣.....	六三
到北京去.....	七三

進 廠

我家住在青島滄口區達翁村，村前面是無邊無際的大海，背後是重重疊疊的高山。每當風平浪靜的時候，我和小伙伴们常跑到海灘去拾貝殼，往海裏扔石片，有時也到淺灘裏挖蛤蜊。這是我兒童生活唯一的愉快的回憶了。

我爹從小就跟着爺爺趕大車，天天起早貪黑，風裏來雨裏去，掙幾個錢一花就光。我八歲那年，日本鬼子要在達翁村修飛機場，硬把我們趕出了家。隔壁的老奶奶要拿被褥，走慢了一步，鬼子狠命地用鞭子抽她。弟弟妹妹們嚇得拉住娘直是哭，娘的眼淚也順着臉往下流。眼看着祖祖輩輩住的幾間破房，被鬼子一把火燒光了。

初冬天氣，一家人沒地方去，只好在野地裏挖個坑，上邊搭兩張破蓆，遮蔽風雪。就這樣，在陰冷的窩舖裏，混過了一個冬天，我的腳也凍腫了。一到春天，雨水往裏淌，一家人又泡在泥水裏。娘常常叨唸着：這日子怎麼過呀！

我們住了一年多窩舖，才在滄口附近找到兩間破屋。爹被逼着天天趕上大車給鬼子拉石頭，他兩隻手全砸破了，每到傍晚回家，手上總是滴着鮮血，吃飯時連筷子都拿不住。他常

常把碗筷一推，躺在炕上看着房頂發楞。窮苦的日子，使得一家人從沒有個歡喜的時候。

我九歲時，娘對我說：

「好孩子，不能再供你上學了，去拾柴吧！」

滄口工廠很多，我就揀上小筐，去工廠後門等着揀煤渣。

揀煤渣的人太多了，不花錢是揀不到的。煤渣扔出來就一堆一堆分好了。我家沒錢給倒煤渣的人送禮，推出來的煤渣也沒有我的份，別人拾剩下的，我去掃底，揀來的還做不熟一頓飯。我又滿山坡去拾草。爲了填飽肚子，還到田裏挖野菜，到海邊挖蛤蜊。揀煤渣把手燙焦了，挖蛤蜊把腳扎爛了，弄得混身烏黑烏黑的，人家叫我「小黑鬼」。

抗日戰爭勝利了，國民黨反動政府接管了青島，我家照舊過着困苦的日子。娘說：

「建秀呵！你是大人了，還能老揀煤渣嗎？進工廠做工吧！」

每天，我計算好工廠上下班的時間，站在馬路邊去等，看着那來來往往的人，只要像個工人樣子，不管認識不認識，我就跑到跟前問：

「你們工廠招收徒工嗎？」

從春天到冬天，過路的工人都認識我了，看見我站在那裏，有的老遠就向我擺擺手，意思說：還不招工人。

最後，有一次一個蟠子告訴我：

「小慢，這次你可等着了，過兩天工廠就要招工了。」

聽到這個喜訊，我真高興。問清了考試的日期，到那天，老早的就跑到工廠門口去等着。

正是冬天，下着大雪，來考的人很多，大家不斷地跺着腳取暖。雪落在身上抖掉了，又落上一層。很多人受不住，嘆口氣走了。我一邊往手上哈熱氣，一邊往工廠裏張望。天快晌午，看看只剩下我一個人了，心裏還想：

「再等一會，再等一會！」

雪越下越大。等呀等的工廠裏出來一個人，看樣子是個工人。他看見我一個人站在雪地裏，就走過來問我：

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「等驗工的。」

「驗工？」

「是呵，不是說今天要驗工嗎？」

他搖搖頭說：「你趁早走吧，他們早找好了。」

我疑惑疑惑地看着那人在大雪中彎着身走遠了，還是不敢動，因為我沒看見一個驗工的出來呀！

又過了很長時間，一個穿着大衣的矮胖子從工廠裏出來了，我想這人一定知道，我壯了壯胆子，走過去問他：

「先生，你管驗工嗎？」

胖子站住了，他楞了一下，抄起手來，歪着個頭瞅着我說：

「你送來什麼東西了？」

「送什麼東西？……」

胖子把手一甩，輕蔑地看了我一眼，二句話沒說，就走了。

青島市八九個紡織廠，我全跑遍了，結果全不成。工廠的大門對我緊緊的關閉着。

一九四九年六月，青島解放了。就在這年十一月，國棉青島六廠要招收一批細紗養成工。這一次，人民政府特別照顧貧寒的軍烈屬，我拿着五叔新寄來的軍屬證去投考，一路上心裏七上八下的，怕和過去一樣，白跑一趟。不管它，試試看吧！

工廠門口，已經等着很多人，她們好多人年歲和我差不多。不一會，一個穿灰制服的幹

部出來了，他微笑着向大家打招呼：

「你們來的好早呵！」

大家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開始考試了，我規規矩矩地垂直兩手，站在那裏。

「郝建秀！」負責考試的人喊。

我連忙上前一步，把軍屬證和區人民政府的介紹信都給他，心又跳起來了，眼睛睜得大大的。他的手動一動，眉頭皺一皺，都叫我很不安。

「多大了？」

「十四。」我的兩隻手不知放在哪兒好。

看着負責考試的人很和氣，這使我安定下來，接着他們問了我的家庭狀況，就告訴我和前面的人一塊去檢查身體，測驗智力。

結果，高矮、眼睛、動作，一切都好。負責考試的人說：

「好呵！你明天來上工吧！」

我聽說考取了，高興得簡直要跳起來。這回可真進了工廠！我三腳兩步往家跑，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娘。

晚上，太陽剛下山，我就張羅着睡覺，臨睡時還不放心地和娘說：

「娘，你明天一定要早點叫我呵！」

「好，你快睡吧，誤不了。」這天晚上，娘也是又高興又緊張，她照看着我爬上吊鋪躺下，隨後又輕聲細語的安頓着弟弟妹妹們，叫他們不要吵。

冬天的夜是漫長的。半夜裏我醒了，趕緊從吊鋪上爬下來，輕輕地把娘推醒：

「娘，你快起來做飯吧。」

娘翻個身坐起來，摸索着穿上衣服，趴在窗口向外望了望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什麼時候啦？還早吧。」

儘管這樣說，她還是不放心，又開開門，問問鄰居的大嬸。

大嬸家的錶才一點半，我揉揉眼睛，又爬上了吊鋪。

我閤着眼，警惕着自己不要睡得太沉，第一天上班，可絕不能去晚。

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，猛的睜開眼睛，整個窗子都白晻晻的了，這回我可慌了，趕緊叫

娘：

「娘，娘，你快起。」

「建秀，不慌，我還沒有睡着呢。」

「不，娘，你看天都大亮了。」

「那是月亮。」爹翻了個身又睡了。

我半信半疑地趴在窗上望望，外面亮堂堂的，地上白刷刷的一片，冷清清的月亮，正從稀疏的樹枝後面斜射過來。娘說：

「睡吧睡吧，等你爹出車的時候，再起也不晚，到時候我叫你。」

可是，我不想再睡了。悄悄地穿好衣服，坐在吊舖上等着。

新的生活就要來了，我要站在機器旁邊工作了，可是機器究竟是什麼樣子呢？紗又怎麼紡呢？要是我什麼也不會做，那又怎麼辦？想啊想啊，我真有些發愁了，恨不得天快點亮，馬上進廠去試試。

不一會，星星落了，天亮了。娘起來給做早飯，我胡亂吃了兩口，一陣風似的往工廠跑。

娘追到門外，不放心地高聲囑咐着：

「建秀呵，到廠子裏可要好好幹哪！」

可是，我一點也顧不得跟娘說話了，臉朝前點點頭，誰知道娘看見沒有。

我邁着大步往前走。濃厚的白霧，籠罩着海面和山崗。冷清清的海風刺到臉上，有些發

燒。不小心滑倒了，起來還跑。

工廠裏靜悄悄的，我不知往哪邊走才好。

「你是哪一班的，來這麼早？」守衛員過來問我。

「我是來上工的。」

「你來的太早了，你看才四點多鐘。」守衛員笑了。

東邊的天發紅了，霧氣逐漸消散了。我放下心坐在廠院裏冰涼的台階上，等着上工。

六廠對我並不是生疏的，我在它門前等過驗工的，在它後面揀過煤渣，可是我從沒注意過六廠是這麼寬敞漂亮，一排排灰色的大房子，在淡淡的陽光下顯得特別新鮮，清涼的風吹着灰房子前面的松栢樹，散發着一股股的清香，我用力吸一口氣，又轉過頭看看工廠的大門——從現在起，它再也擋不住我了。

學徒

一進車間門口，眼睛就不够使啦，第一次看見機器，說不出它像個什麼，黑鴉鴉的一片，擺滿了整個場房，轉動起來，發出又清又脆的響聲。

我們一起新考取的養成工，一共有二十五個人，年歲都差不多。大家乍一見這些新奇的玩藝，都往前擠着看，熱氣帶着花毛，直往臉上撲。奇怪的是，那麼多的機器，却看不見幾個人。只見大機器上，一條子一條子雪白的棉花，自己擰成麻花，自動裝進一個細長的鐵筒裏。過來個人，把棉條揪斷，又放上一個空筒，棉花照樣的裝進去，人走開了。

我們覺得怪好玩，都站在那裏看，可是領路的老大姐，只顧招手，我們只好跟着往前走。

又是一種新樣的機器，響聲更大，嘩啦嘩啦的震的心跳。方才我看到的那些細長筒裝的棉條，這裏也排了一大串，好像有一定數目似的，幾個鐵筒裏的棉條，都往一個地方流，本來在這邊每一根都比擀麵棍還粗，可是幾根併到一起，到了另一面，就變成筷子那麼細了，捲成一捲一捲的。

「這個叫什麼呀？」我拉拉老大姐，奇怪地大聲問。

「這叫併條，再加一次工就成粗紗了。」

我攏着耳朵，湊到老大姐跟前聽。機器好是好，就是太吵。老大姐從另外一個機器上拿下一個比棉條還要細的捲，一邊指點着，一邊大聲地喊：

「你們看，這就是粗紗。你們將來就是把這個粗紗紡成細紗！」

「怎麼紡呀？」

「那邊就是細紗車間。」

細紗車間，就是我要在這裏工作的地方啦。一個長長方方的大房子，四周沒有一個小窗子，可是倒滿明亮的。原來陽光是從房頂的大玻璃窗透進來的。細紗車間的機器也整齊，是長條的，一個足有三四丈長，並擺着兩排，一個挨一個的排出去好遠。好地方！樂的我直往衣服上擦手心裏的汗。扭頭看看同伴們，她們也都和我一樣，睜大了眼睛看呆了。

我們跼着腳，輕輕地走過一排排車檔。每個車檔都是一樣，粗紗一捲一捲的，整整齊齊地擺在機器上，可是紡出來的却是極細的細紗，比娘做活用的纔還細。一根一根的，一個機器上不知道有多少，可是只有一個人照看它。各個車檔裏的大姐，都穿着單衣，圍着白裙，來回奔走着。我這才感到自己穿得太多了，一陣燥熱，額角上也出汗了。

老大姐見我們都很喜歡，她高興地用手攏着嘴大聲說：

「有意思吧！一人管三四百錠子，就像個司令員啦！它們都得服你管。」

這工作完全不是我想的樣子，過去看家裏人紡綫是用紡車一根一根地搖，可是這些大機器一下子就能紡出這麼多，真有意思。

領着我們的老大姐姓焦，是這個車間的技術工人。後來，她就是我們的技術老師。

我們上工了。

焦大姐挺熱心的，指着機器告訴我們，這個是幹什麼的，那個又有什麼用，還做給我們看，我們總是用心聽，留心觀察她的動作。我也想去接個頭，又怕弄壞了。看看老師那麼熟練地、不慌不忙地表演着，心裏就急得慌：什麼時候能學會老師那樣的本事，自己也能看管起車子來呢！

我跟在老師後面，不由地也模仿着她的動作，招起指頭來，直到招痛了才覺得。上班時學着弄，回到家，把娘的綫穗子找出來學着弄，不到三天，指頭都腫了。可是，我在轉動着的機車上真的接上頭了，心裏一喜，脫口喊出：

「你看，我也接上頭了！」

焦大姐得意地笑着說：

「你們這些小嫗有福了，趕上了好時候。我們學徒時，天天挨打受罵，一兩年也看不上車。有了毛主席，你們少吃多少苦呵！可得好好學！」

老工人經常和我們講過去工廠裏的情形，她們說：過去，日本鬼子、國民黨，根本不把工人當人看，幹活時，那些封建把頭來來去去地在過道裏踉蹌，看着誰不順眼，連頭髮帶皮都給拔下來。平常工人們奔忙了一天，累得腰痠腿疼，一下班還不許走大門，像囚犯似的等着挨搜，混身搜個遍，連衣兜都要翻過來看看。工人有了病也不敢說，怕丟掉飯碗。

提起過去的事，老工人們總是用一句又傷心又氣憤的話作結尾：「那個年月當上工人，就算八輩子做孽了。」

這些情況，雖說我沒有親身經歷過，可是我家裏的生活，我自己找工作的遭遇，使我很容易懂得這裏邊的無限辛酸。

現在，官僚資本家被打倒了，廠裏有工會，有工廠管理委員會，工人的事，由工人自己討論着辦，還可以派代表和廠長、工程師們一塊研究整個廠子的大事。工廠真正成了工人自己的了。所以自從進了工廠以後，我心裏總覺着愉快和幸福。我感到做一個工人是很光榮的。就說我們紡織工人吧，我們可以把棉花變成綫，把綫織成布，使人們都有衣裳穿。我們努力地勞動着，就會使我們的國家繁榮富強起來，使上千萬、上萬萬的人生生活美好起來。勞

動是一切幸福的泉源，我是一個勞動者，就擔當着爲全體人民創造幸福的事業。雖說我剛剛走上這條路，我覺得我的生命也充滿了光彩。

在短短的三個月學習期間，我不僅學到了細紗的初步知識，更重要的是我和這個工作有了感情。那集體的友愛的空氣也吸引着我，下了班總要戀戀不捨地在工廠多待一會，娘假意生氣地說：

「進了工廠，連家也不要了。」

雖然是責備，我心裏也舒服。因爲我愛工廠，愛我的工作，就是整天呆在廠裏，我也願意。